

一个女人在路上

■周小娇

下班的时候,正是起风的时候。丫头打来电话问妈妈下班了没有。我知道这丫头的心思。过几天是丫头十八岁生日,而我这几天刚好忙到没时间。上周两个娃就说好了要来看我。今天周末刚好放假,这丫头定是想我了,也想问问十八岁生日我能不能陪她一起过。这丫头的性子极像我,很多时候,倔强得就是不会轻易地去表达自己的情感。

母女连心是件很奇特的事,她在电话的那头喊一声妈,我便在这样的午夜一个人开车奔赴有她的地方。

一个独自在路上开车的女人,路况是件有意思的事。前几次导航都走错了的路,今天不用导航都能记住方向。看来,有时候,犯错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没有前面的错,也就没有后面的对。

今晚的榆亚路真是好长好长!午夜的路上,霓虹灯下的车并没有多

少。倒是道路两旁的树叶,在风的召唤下,好像乱了方向。叶子在路的前方肆意的舞蹈,有种“秋风扫落叶”的悲凉。而我的心因为有了牵挂,却貌似热辣滚烫。

漫长的榆亚路在超越一辆辆车后,终究被我甩在了身后。因为技不如人,我是一个开车极少去超车的女司机。可是今夜,我就是迫不及待地想往前,往前,再往前。

我喜欢在夜里一个人开车。打开音乐,关上窗,有种这个世界都是我的那种感觉。记得刚来海南岛的那些年,每次坐长途汽车回故乡,我都会傻傻地数着路两边的灯光。数着数着,念着念着,就离故乡越来越近了。心跳也会不知不觉地加速了。而今天的高速,我才猛然发现,从离开故乡的那天开始,我们就在渐行渐远的路上疾驰,特别是一个远嫁的女子。回头想想,从离开故乡的那

天开始,你还有家吗?好像有,家好像在女人的惦念里,坚定地无所畏惧。而唯有这样的夜,你又清醒着:离开父母的女子,好像再也没有家。有时候你会有种错觉,这家在天涯海角,在四海八荒,在虚无缥缈里。我突然想起那天弟弟喝醉了酒给我打电话:

“姐,你回来吧!家里虽不富裕,但还是有你吃有你喝的!”

那是这么多年,我听到弟弟说得最男人的一句话。虽然是酒话,但我愿意相信那是他的心里话。只是,很遗憾,人生就如高速行驶,即使只有你一个人在开车,高速路口的掉头有时候依然能要了你的命。所以,在掉不了头的这条路上,我只能一路往前。

终究庆幸的是,还有念想,所以希望也一直在路上。

回到刚刚离开才一周的小城,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好像陌生了很

多。是因为刚刚从三亚归来的错觉?还是我这么短的时间就“喜新厌旧”了?看来,喜新厌旧不是男人的专利。我突然觉得喜新厌旧也没有什么不好。

向往和梦想本来就值得越来越好。

停下车,我便向家的方向一路小跑。这感觉,倒是像极了曾经初恋的味道,热烈又张扬。

打开家门的那一刻,丫头蹭地一下就从房间冲了出来,抱着我喊妈妈。看着这丫头还穿着短袖,我心疼地责怪道:

“怎么不穿长袖,也不怕感冒?”

儿子听到声响,也从床上跳了下来,一看到我就把我抱了起来。这快一米八的儿子真的长大了,抱起他的妈妈居然易如反掌。

被孩子们抱着的那一刹那,家这个字仿佛又从天边到了眼前。原

来,真的只有双向奔赴的爱才值得你在黑夜里狂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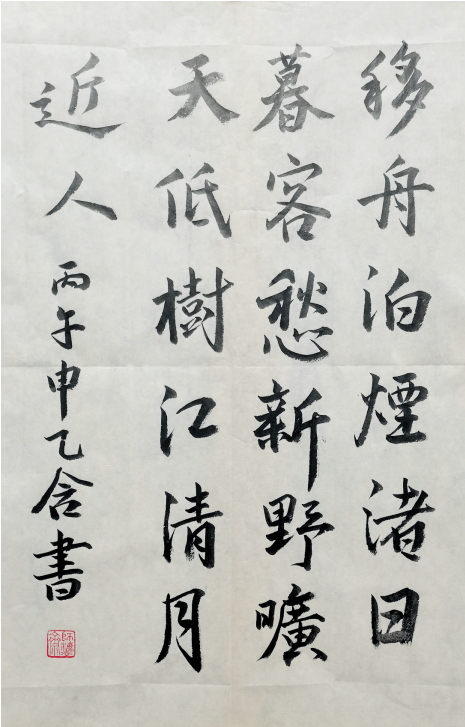
儿子喊着说今晚要跟妈妈一起睡,丫头说那是我的妈妈,妈妈要跟我睡。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,我瞬间就欣慰地笑出了泪花。

“都回自己的房间去睡觉!”是我对他们的命令。

关上房门的那一刻,窗外的风依然还在叫嚣。看不见月亮的窗外,稀疏地散落着几颗调皮的小星星,在这座小城的上空,顿感寂寞又苍茫。那眨眨巴巴的样貌像极了一个个找不到妈妈的黄毛小丫头。

我突然想起了我那远在故乡的娘,天冷了,不知道,她可好?原来,生而为人,总是担当着一头,而又不得不辜负了另一头。

关了灯,合上双眼,我久久不能安睡。朦胧里,隐约传来了一位熟悉歌手的美妙歌声。



申乙含 字



《书空间》。离响作

土狗阿毛 ■苏影

我隐约记得,阿毛初来的时候刚刚断奶,小小一团,一身细软金毛,怯生生的,体态优雅,性情温顺腼腆,颇像小家碧玉的小姑娘,很招人爱。

阿毛是土生土长的小狗,它的样子多半会让人误判为美国可卡狗。它刚出生,有人问主家符姐:“叫它什么名字呢?”符姐不假思索:“叫阿毛!”符姐也喜欢上了它的一身细软金毛。

日子过得飞快,阿毛渐渐长大。谁下班归来,停稳电动自行车,第一声唤的永远是“阿毛”。这时趴在地上的阿毛直起身子,摇晃着尾巴,蹦跶到人前,向左蹭蹭这边裤脚,又向右蹭蹭那边裤脚,貌似在表达它的爱意。许是符姐最疼阿毛的缘故,阿毛居然能精准分辨出符姐电动自行车嘟嘟嘟的声音,我至今都无法分辨。人影未到,趴在地上的阿毛却已直起身子,往嘟嘟嘟的方向欢蹦而去。从没出过差错,必是符姐归来无疑。后来我才明白,狗的嗅觉灵敏,它记住了符姐的气味。

阿毛近一岁时,院门外突然多了两只不请自来的访客。第一只是黄色的土狗,公的;第二只是灰色的土狗,也是公的。它们总是蹑手蹑脚,怯生生绕着围墙打转,却不敢贸然入院,只敢探头探脑往院内张望,焦灼徘徊片刻,又黯然离去;过不了多久,又折返回来,往复多次。它们每来一次,都会被驱赶——赶的人无一例外都是符姐,仿若在保护着自家的女儿。我觉得,但凡世上美好的东西,都会有很多追求者,比如美丽的姑娘,总会被很多男生追。阿毛也是。

不久,阿毛产下了一只小黄

狗,到了第二只,大伙以为还是小黄狗,结果竟是一只小灰狗。大伙面面相觑,眼底藏着掩饰不住的困惑。租客小海口无遮拦:“难道阿毛有两个男朋友?”符姐嗔怒:“瞎说,乱讲话。”掌管员工租宿事务的符姐,给阿毛的两个孩子,分别命名为小黄和小灰。

小黄和小灰逐渐长大,却搅扰得员工不得安宁。我们停在院子里的电动自行车坐垫反复被撕扯,皮革堪称体无完肤。我们起初怀疑是人为恶作剧,连着几晚轮流蹲点侦查,发现罪魁祸首是小灰,帮凶是小灰的哥哥小黄,而阿毛眼睁睁放任孩子胡作非为。我那些气愤至极的同事,开始拿起木棍,见它们咬就打,决不手软。狗性难改,最终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无一幸免,所有人心底的疼爱与包容,终究被消耗殆尽。送走罪魁祸首的念头,被提上议程,争论点是阿毛的去留。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,“子不教,母之过”“母子同心,送走孩子,独留母亲,母亲难安余生”的定论终究还是占了上风,少数服从多数:阿毛也得送走。

我永远记得将阿毛送走那个上午,符姐将阿毛和它的孩子们诱骗到房间里喂食,然后狗贩子将它们的一套进狗笼。那时,没人敢直视阿毛惊恐无助的眼神,一声声的哀求,凄伤得直揪人心。符姐早已红透双眼,一次次转过身偷偷抹泪。

过了些天,失魂落魄的符姐告诉我,阿毛跑了,在城里的新主家,它挣脱了绳索,不知所踪。符姐执意要休假去城里找阿毛。我不知道符姐后来有没有到城里去找阿毛,也不愿多问,彼此心底都有一支脆弱的弦。只是此后,符姐再也没有和我提起阿毛的后来。

岳母的大锅菜 ■孙令辉

又见坡草青,又是清明时。

今年清明前的周末,家人备了些纸钱,宰了一只鸡,买几样点心,去给岳父母扫墓。中午返回港门村家里吃饭,围坐桌前,看着热气腾腾的火锅,突然间想起这火锅与岳母生前常给我们做的大锅菜,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说是大锅菜,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定规。不过是将一些猪肉、鲜鱼、萝卜、青菜、杨桃、西红柿等,统统往锅里一丢,咕噜咕噜地煮。肉是白的,鱼是白的,萝卜豆腐是白的,杨桃和菜是青的,西红柿是红的,一锅煮熟了,盛出来,满满一盆。乍一看,汤色确实好看,初尝味道也行,但顿顿吃,总会腻。妻子说:“妈只会做这个菜,几十年没变过,看着胃就不舒服。”

与妻子结婚后,时常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。岳母很高兴,便亲自下厨,忙活了半天,端上来的还是大锅菜。妻子脸上便露出不情愿的表情,又数落几句:“妈,能不能煮点别的,天天这样子,吃都吃腻了。”岳父不作声,只默默地端起杯子呷他的酒。岳母呢,用筷子点着碗沿说:“你们懂什么?这猪肉有肉味,鱼有鱼味,鲜着呢。过去我们想吃这样一锅,还得等过年。”

这话她说过无数遍了。从我们结婚说到孩子上学,从她头发花白说到

全白。儿女们起初还听着,后来便不耐烦,有时顶两句嘴,有时干脆放下碗筷走开。岳母也不恼,顶多说一句“你们现在长大了,生活好了,个个都‘假精’”(海南方言,假装、显摆的意思)。”

岳母的话确实多,一件事能翻来覆去说上半天。邻家的鸡生了蛋,她能说三回;市场的米涨价了,她能说五回。儿女们回来,她话更多,从进门说到出门,从灶台说到客厅。有一回妻子悄悄跟我说:“妈现在怎么这么啰唆。”我笑笑,没接话。其实我知道,她是想把攒了很久的话,都倒给难得回来的儿女们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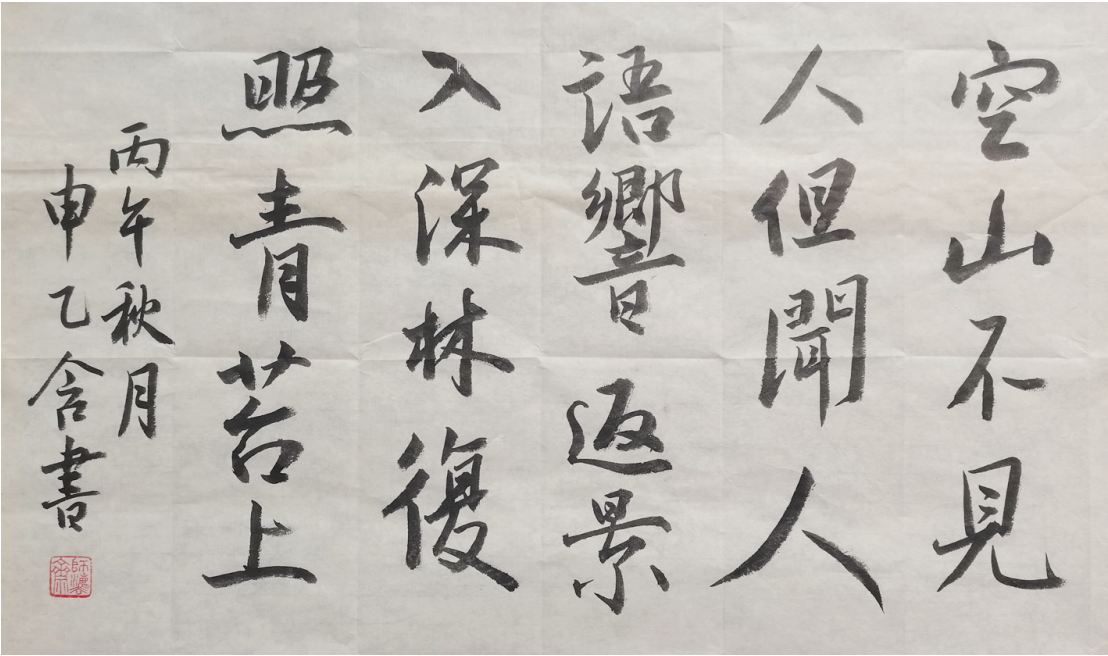
岳母经常给儿女讲过去那段艰难的岁月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岳父在鹿回头小学教书,岳母在椰庄农场干活。起初日子过得还舒坦,但随着儿女们一个个降临人间,生活时时捉襟见肘。岳母一边要出去干活,一边要照顾孩子,两边都不能耽误,煮饭做菜就只能将就,大锅菜就是从那时养成的习惯。六十年代末,全家人迁至红沙居住。岳父仍在学校教书,岳母则在家里做手工,把拧好的绳缆跟家人换鱼,煮糖条、煎馍馍出售换钱,补贴家用。八十年代末,岳父母又把家搬到市区的港门村,总算安定下来了。儿女们在一次次搬家中也渐渐长大,成家立业结婚生子,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但岳母并没有

因此闲下来,转身又变成“槟榔妈”(卖槟榔的阿婆),每天提着一个篮子、一张塑料凳在街角兜售槟榔。而她煮大锅菜的积习,始终没有改变过,即便屡遭儿女们的嫌弃,仍一往如故。

岳母是在三年前的春天走的。那年,去住岳母家的那条叫三亚河东路上的黄檀花开得特别浓艳,整条路的树像被镀上了金子,黄澄澄的一片。她再也看不见了。我们收拾岳母的房间。岳母一生勤劳俭朴,特别爱惜家什,用的东西像宝贝一样被她置放床底。每次儿女们替她清理房间,总要为这些东西拌嘴。有时东西都已经丢进垃圾堆了,她又偷偷地去找回来,物归原处。这次,在她的睡床下,我们又看见了那口黑铁锅。锅底还有一层厚厚的油垢,仿佛她刚刚才用过。妻子看着铁锅,想到岳母煮的大锅菜,就小声哭了。

前些日子,妻子在厨房里忙活,忽然说:“今天我们吃大锅菜。”她把鱼、肉和豆腐一起炖了,又丢了几片白菜和番茄。端上来,女儿说:“妈妈,这菜怎么都煮烂了?”妻子愣了一下,笑笑,没说话。我却看见她的眼里有泪光一闪。

我尝了一口。肉是肉味,鱼是鱼味,豆腐是豆腐味,番茄是番茄味,白菜是白菜味,各是各的味。岳母煮的那个味道,终究是煮不出来了。



申乙含 字

橡胶林往事 ■卓旭昶

今年临近春节,我从万宁市万城镇择道途经兴隆农场二十八队返回老家,看到兴隆农场二十八队这片饱经风霜的橡胶林,不禁感慨万千,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。

这片橡胶林大约种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当时兴隆华侨农场许多归侨被安置在这里开山垦岭,种植天然橡胶,支持祖国建设。一九七九年,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归侨艰苦创业的电影《海外赤子》的经典镜头,就在这片橡胶林里拍摄。

我对这片橡胶林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这片橡胶林是我儿时生活的重要场地,留下我无数足迹。当时物质生活贫乏,我们几兄妹经常在这里帮父母捡橡胶柴烧火煮

饭。有时在这里荡秋千,追赶嬉闹,有时走在橡胶林里,成熟了的橡胶原果经过烈日暴晒,在寂静的橡胶园“噼里啪啦”爆裂开来,那种声音和情景十分自然和诗意。我们常常在胶林里捡拾橡胶籽,上小学时常常拿八至十斤橡胶籽交给学校替代学杂费。我们家共有六兄妹,父母无法兼顾,一个星期仅提供两块钱生活费,不读书父母也不强求。为了读书和穿衣服,每到周末,我经常在橡胶林捡拾一些胶块和胶土(胶水混着泥土的凝结物)换钱补贴生活。护胶人员白天不让我们进胶园,我们不得不晚上行动,有时要去远一点的偏僻胶园里才有残余胶块。我当时才十三四岁,晚上胶林黑沉沉的,没有月亮时甚至伸手不见五指。当地村民经常把病亡的

亲人埋在胶林里,垒起一座座新坟,许多人怕鬼,晚上不敢去。但我顾不了这些,为了下星期的生活费,为了自己的人生梦想,我不能有太多顾虑。我经常在夜里踏着别人家的新坟,穿梭于胶林之中,有时捡拾到凌晨两三点钟。第二天,把捡拾的胶块卖给收购商,能卖得五六块钱,补贴读书和生活费用。

此事一晃四十多年,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已三十个年头。现在看到小时候朝夕相处的橡胶树,不禁百感交集。橡胶树寿命一般为八十多年,这片胶林树龄七十多年,已没有昔日的繁茂和生机。这片镌刻着岁月痕迹的橡胶林,承载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隆华侨的创业史,也记录着我童年生活的快乐和艰辛。

一年前,我喜欢收听在线音乐电台“广播音韵”中的欧美流行音乐频道。现在,我又迷上收听该电台的莫扎特音乐频道。我用心地聆听莫扎特的音乐,借此天才的纯净之音乐,洗涤心中的尘嚣,让心灵重新获得轻盈与奋斗的动力。三个月前,我读完了一本关于莫扎特生平

的德语书籍,进一步了解到这位音乐天才的勤奋、奋斗及其悲催的命运。莫扎特是压抑心中的痛苦与悲伤,用其神来之笔,写出使听众听后感到纯净洗练的纯粹的、美妙的音乐。莫扎特给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带来了纯净美妙的乐韵,而他自己生活中遇到的艰辛与痛苦却被他伟大的心灵所过滤,完全没有流露在他的乐曲当中。这是一个音乐奇迹,也是莫扎特作为伟大音乐家的过人之处。

我收听了“广播音韵”莫扎特音乐频道的交响曲、协奏曲和奏鸣曲选段之后,开始自己去找他的著名歌剧《魔笛》和《费加罗的婚礼》的CD及DVD来仔细欣赏,并被这位音乐天才的伟大作品所折服。在莫扎特以前,意大利歌剧风靡整个欧洲,德国乃至欧洲各国创作的歌剧音乐风格、体裁形式都是意大利化的,演唱也是用意大利语,欧洲各国对意大利歌剧已经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。莫扎特虽是奥地利人,但他为德语国家民族歌剧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因而他被称为德语国家民族歌剧的奠基人。

从聆听莫扎特的交响乐到观看欣赏他的歌剧,我还一边阅读诸如《欧洲音乐史》这本学术书籍;为了读懂听懂《魔笛》和《费加罗的婚礼》的歌剧台词,我还自学了德语和意大利语。借着观赏莫扎特的歌剧,让自己的音乐欣赏水平与外语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。其实,观赏莫扎特歌剧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欣赏,而是将其作为外语与文化学习及自我提升的过程,况且我十分喜爱与享受这个学习流程。借着聆听莫扎特的音乐,我逐步拓展自己的音乐欣赏范围,也逐渐聆听与欣赏其他欧洲音乐大师的作品,从点一线一面的三维层次感受欧洲古典音乐的宏大与精深。

人们多聆听莫扎特的音乐,凭借他的纯净的天使之音,能够厘清心中的灰尘,取而代之以优雅高尚的心灵之音,熏陶于超凡脱俗的古典音韵之中。这是聆听莫扎特音乐作品的乐趣与益处,不仅仅在于表面的听觉快感,而是从心灵及精神层次来洗涤灵魂里的凡尘与束缚,让心能够飞得更高更远。

文学与音乐其实是硬币的两面,而且两者有很多共通之处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在他的随笔《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》中写道:“音乐的历史深不可测,如同无边无际的深渊……在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作者和作品的后面,存在着星空一样浩瀚的旋律和节奏,等待着我们去和它们相遇……”借着聆听莫扎特的音乐作品,我找到了西方文学与音乐当中的很多亮点与乐趣所在,更提升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思想境界,感谢莫扎特的音乐!

主办: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
审核: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